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三目錄

京畿

三

古今之情形不同

周尺之制及古器較尺之說

表尺符周

律度量衡

政事文章

大臣盡職

分職各有攸司



人臣隨地可以盡職

循分供職

為臣不可懷利

出處律身

君子小人並用

久任

勤謹和緩

成事任怨

貪婪

林下無一人

迎風餞行

時中

欲害

放心

擇交

聞過

大德小德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三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京畿三

古今之情形不同

古今雖同一理而事之情形迥殊。先輩嘗言。周禮必不可行。井田必不可復。姑無深論。即如古人入官。多典鄉郡。兵戎以禮相進退。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



而嫁寒士讀書敝衣垢食妻子凍餒而不圖生計畧舉數事在今日已斷不能為又先輩嘗言帝堯時冬至日中至今日已差數度荆揚當時棄為荒徼而今文物財賦俱聚於東南在天地已經改易何論人事此言可為泥古者炯戒矣

### 周尺之制及古器較尺之說

周尺之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宏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則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竇儼司馬光等考周尺用上黨黍十黍為一寸是也

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即周尺也按考工記曰璧羨尺好三寸以為度蓋璧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橫八寸周謂之度有用葉粟者葉禾穗芒也淮南子曰律數十二故十二葉當一粟十粟而為一寸有用蠶絲



者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爲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有用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爲分詳考之指有長短不同。璧羨古製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杪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爲正。或又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驗亦復不齊者又必求古器以較之。似蔡元定律呂新書。後學潘遇莘謹識。

### 表尺符周

隋書歷代之尺十有五。第一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冲之銅尺皆合。宋和峴用西京銅望臬。即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明宋濂所定樂律。及劉基所定欽天監晷景皆符周尺。唐順之曰。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八寸。要知明王制度。未有不本於黃鐘也。

### 律度量衡

審度嘉量權衡。皆出於律。自積黍之法不明。黃鐘之說紛如聚訟。惟鄭世子考羊頭山秬黍。以時等則稱之。百粒得二分五釐。至兩龠二千四百重六錢。則今之六錢爲古一兩。以約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



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為率量以三為率權以六為率

古勁詳確酷類周官若蔡邕獨斷便開後人蹊徑矣後學潘遇莘謹識

### 政事文章

世人以文章政事為兩途。遂看得讀書做官為兩事。不知讀書是明理。做官是行此所明之理。天下之事無窮。吾以一理貫通之。無不合轍。乃泥於書者。往往以文害辭。以辭害意。遂至事多窒礙。久歷仕途者。又

看得世故太熟。厭故喜新。舍經言權。遂至理多悖謬。二者俱無。是處試思。事從何生。從理生也。天下有理外之事乎。哉。泥於書者。自謂能明理。而不能處事。究未嘗明理也。久於仕途者。自謂能處事。而不能合理。究難以處事也。是皆將讀書做官。看成兩橛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不學無術。則為霍光。寇準。虛言性命。則為南宋諸公。兩路糾繩。名臣經濟。本領俱見。後學潘遇莘謹

識



大臣盡職

大臣以其身重於天下。即以其心鑑乎天下。鑑必空。而後妍媸照焉。心必無一物。而後萬物咸歸焉。無一事。而後萬事受理焉。故不特固位之心不當有。並立名之念亦不宜存。一有固位之心。利害無不動於中。一有立名之念。毀譽皆得奪其素。計利害則趨避生。慮毀譽則瞻顧起。烏能忘身忘家。以靖共爾位也乎。諸葛武侯有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尚奉以為居位之則哉。

純臣心事大儒議論

分職各有攸司

國家設官。大臣職要。小臣職詳。大臣雖有兵農禮樂之專。部而爵尊寄重。必非徒守一官所能盡職。至於小臣。工虞水火。隨分自效。斯可無忝。倘為大臣者。以長厚為體。而不思義有所重。將盡如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摸稜。何以示風采。為小臣者。以建白為名。而不思職有所專。將發言有盈。廷之憂。百爾滋聚。訟之患。何以肅朝綱。夫官不可曠曠者。素餐官不可侵侵。



者越俎各修其方無曠無侵是之謂陳力就列矣。

簡要精當 魯啓人

人臣隨地可以盡職

人。臣。不。擇。地。而。効。忠。君。子。當。居。易。以。俟。命。故。流。行。坎。止。莫。非。數。也。成。敗。利。鈍。莫。非。命。也。江。湖。廊。廟。莫。非。地。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莫。非。其。職。其。事。也。惟。反。躬。自。樹。陳。力。盡。瘁。可。告。無。忝。他。非。所。論。焉。宋。李。文。定。公。迪。始。以。大。魁。相。真。宗。知。遇。隆。矣。仁。宗。朝。罷。知。毫。州。乃。戮。力。擒。賊。躬。親。武。事。仍。以。守。職。自。盡。復。任。平。章。觀。其。失。不。加。戚。得。不。為。喜。而。靖。獻。自。將。有。無。地。不。宜。者。前。事。之。師。非。為。臣。者。所。當。鑒。哉。

循分供職

余僚友嘗言官員考語優者輒稱有肆應之才庸者為循分供職肆應者一切事務旁羅博貫無不允協如諸葛武侯之親校簿書劉穆之五官並施方足當此二字至循分供職既能循其分又能供其職亦是第一循良之吏在座諸公捫心自問誰能循其分誰能供其職予曰然此四字即君子思不出其位會計



當牛羊長之意也

四字中核其實正難魯啓人

為臣不可懷利

周之榮夷公漢之桑宏羊皆懷利以事君者也夫利視陰陽為消息與人事相權衡而以法制為聚散今一旦專之干天和而名物害所為利者何在乎然在懷利事君者非必利於已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利於國也夙夜思維以為是可利君是可利國而不知損上益下剥民奉君正所謂反裘負薪而不知皮

之不存毛將焉附者矣人臣事君當以訐謨碩畫為經理之要是故不貪所以為富也不蓄所以為寶也獨奈何操焚林竭澤之計坐致於無獸無魚而反自以為功也哉周官理財未理其入先理其出用能使閭閻富庶國祚綿延其斯為事君之明鑒矣

利即是害意能洗發孟子首章底蘊魯啓人

出處律身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此言勘破底裏甚喻得



透可以律身然予以為敬畏之義在官途尤甚試觀古來名臣如楊震嚴四知之對張安世斷私謝之嫌意氣凜凜何曾暫釋故能敬而後能養人能敬而後能教人一有不慎敗檢踰閑有更甚於伏處之時者魯伯姬之言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公父文伯之母闔門而與季康子言此其小心謹慎何異處子豈一登仕籍遂可不畏名義不顧人言而惟其所欲為乎夫子繫易於大過初爻曰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斯居官者千秋明

鑑矣

居官擔子更重離不得敬字自是徹上徹下之論不特在官言官也 魯啓人

君子小人並用

陰陽並運也晝夜寒暑日月男女不相悖也相悖則災異生矣是故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知君子小人並生的道理則知即有君子小人並用的道理但要各當其位而已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魯論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此便是君子小人位置得宜之法。古來國家開創之際，小人極多，其攻城略地之輩，皆起於鼓刀屠狗，市井無賴，及調遣既當，非惟不為害，而且反為功。計其履險蹈危，披荆斬棘，皆君子所不能為之事。由此觀之，小人固賴君子，君子亦需小人，詎可偏廢哉。後世書生見識務思有君子而無小人，是欲去夜而存晝，去寒而存暑，見日不見月，生男不生女也。烏乎能哉。

觀武侯能用魏延而韓范失之，張元吳昊則知此

論不易

後學潘遇華謹識

久任

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以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眾服教化。故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功效要諸久而後成。唐虞分職受官，各効一能，終身不易，是以收得人之效，而治臻上理也。三代皆世



官周官司士以久奠食漢代循良以次增秩皆久於任人而不驟遷之意歟

勤謹和緩

張觀為叅知政事嘗語人曰某生平常持勤謹和緩四字客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語亦即孔子欲速則不達之意然夫子嘗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古人性急佩韋性緩佩弦要得其中而已史記需德之賊也如觀緩字終著邊際

凡前人名論必看得四面圓融乃可行之無疚書

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成事任怨

舊規成法守之不失人無後言一有更張則羣議蜂起所謂難於圖始者豈獨黎庶為然是以任一事必任一怨任百事必任百怨若憂讒畏譏不肯稍出意見以為擔承致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無以自見闡茸廢弛諸弊叢集孔子論禮有因革有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誠以時變不



同損益不免過嚴者寬之過寬者嚴之此體國經野之道也然無故而出非常以為奇違眾議以為高甚至犯難而弗恤又不若任其廢弛以待賢者之為愈也。一。恐。百。車。必。出。百。恐。苦。憂。對。男。難。不。肯。出。也。末段惜不令半山知之。後學潘遇莘謹識

書。賈。貪。婪。守。之。不。夫。人。無。言。一。不。腹。新。限。軍。營。

貪婪之人有利必趨無論多寡以其心不能忍而習以為常也。予向有僕好竊訓誨之不聽鞭撲之不從一日友人設宴倩其使令既歸予詢曰得無復作竊

乎對曰不敢已痛改矣且解帶以示無物時立樹側忽花枝挂其帽視其髮辮中藏二籌子怒甚謂籌何用而亦竊之僕長跪泣曰僕固知之始立意不取奈心癢搔爬不著取之而後安也以此推之今之婪賊者或亦有是疾乎奈何不療。此。不。宜。命。對。以。計。

谷。官。林。下。無。一。人。有。盜。盜。被。官。吏。鞫。或。其。地。來。曰。此。

凡官途熱客偶遇山林邱壑未有不致嘆羨有托足栖身之想令其久處之必幽寂不可耐不數日復之市朝矣口食淳熬擣珍之味耳聆虞韶象武之音忽



嘗芹蕨闡農歌偶一試之則可豈果適口適耳哉所謂林下無一人非妄語也

各省郊外孔道旁有迎送所官吏肆筵於此來曰迎風去曰餞行主人周旋揖讓進退不遑俱命優以待

饋陳四簋劇演三齣客具賞犒而起放寅賓寅餞堯典載之而優人之設不知始自何時但賓主酬酢在

此須臾若來者為名公巨卿宜切識荆之幸為親戚故舊當慰相思之懷至於遠離近別攜手河梁屏營

岐路能無黯然顧乃金鼓笙歌喧逐一堂何所取耶予聞贈人以物不若贈人以言飲人以酒不若飲人

以德物與酒且不可況優人乎或曰藉以將敬也子曰臨民者必相期以實心實政豈可以無益之事先

之優人戲也不相期以實事而以戲為之兆可乎不以名言破俗情讀至末句凜然如對典型

敬評

時中

君子而時中得易之道也易乾剛坤柔陰陽處之得

時中

得易之道也

易乾剛坤柔

陰陽處之得

時中

君子而時中

得易之道也



其中位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於時義為易合時  
義既合才何地而不宜則吉可斷矣蓋凡為陽者本  
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  
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  
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  
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  
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  
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  
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  
時之義乎

易言時處最多至正不若中則得此洗發方盡書  
院受業聞人儒敬識

### 欲害

人性之無不善人性之無不仁也如水之必清火之  
必明惟物欲害之而至於不仁由一念而至於念念  
則違仁遠矣方水之未澄必有土火之未熾必有煙  
土盡而水無不清煙盡而火無不明去其所害者而  
已人去其欲之所害而外物不得交引則心無所雜



復吾固有自然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有一往莫禦而漸至於仁矣何不仁之有觀此欲之為害最大

亦本莊子去其害馬意

魯啓人

必曰放心必欲之而後求不由一由

孟子言求放心。康節言心要能放。寒檠膚見以為放心者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之翔於雲霄而機繫固在吾手云云。分析最確。余居嘗亦以為求放心者誠意以正心之謂也。心要能放者知皆擴而充之之謂也。但其工夫却有先後。唯能求已放之心而歸之正。然後能放不放之心而推之遠。不是一邊求來就思一邊放去。孟子初學明體之功。康節成學達用之道也。

### 擇交

法言云。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交道尚矣。此易泰象之有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然同道同術。聲應氣求。亦有不可不擇者。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蓋朋友居五倫之一。而四倫均有交義。猶五常之信。五行之土。皆歸宿於此。而功



用實溥焉。故嚴師益友。知所觀摩。而燕朋樂羣。尤當  
謹戒。以習氣之移人。入焉不覺。芝蘭鮑魚之喻。最爲  
明切。昔卜商之訓門人曰。不可者拒之。正是少年防  
閑關頭。至子張尊賢容衆之論。是就已成材者言之。  
後生識見未定。最易漸染。究當以子夏之言爲正。孔  
子不嘗云乎。擇其善者而從之。讀至損益章。千古擇  
交之準則備矣。晏子謂曾子曰。願詳其所湛者。的是  
要言。夫真朋友。一生原不數人。若紛紛輕薄。不在友  
數內。不足責也。苟論交而不知擇。其不爲比匪之傷  
者幾希。

格言 魯啓人

聞過

仲由好勇而喜聞過。今人好勇。則人不敢告以過。可  
知。今人實是未嘗勇。得子思不云乎。知恥近乎勇。子  
路之喜聞過。蓋緣立地思爲聖人。及一事差錯。不覺  
負慙抱慙。惟願登時掃去。其喜聞過也。即其所以爲  
勇也。若今人明明知自家不是。而任氣強辯。以爲是  
辯之不勝。則氣激而怒生。是人之所以不敢告以過。



者即其所以不能勇也。

以此講學有幾許廉頑立懦大作用在

書院受業

楊永鈺敬識

大德小德

子夏大德小德之說。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宜詳之。張子曰。纖惡少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若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觀。二子之說。皆若不慊於卜氏者。吾以為子夏之於聖學。篤信謹守。亦步亦趨。豈故為此放縱之言。以啓子衿。佻達之風哉。必因門弟子有效之。而過者恐其泥而不通。故以可也。為緩商之詞。乃因人施教耳。如冉有子路俱問聞斯行諸。而夫子答之各異。若無公西氏一問發明。又於何處索解耶。



受宜堂宜遊筆記卷四目錄

京畿四

讀書

看書如恐不盡

作文其不可纏

文章遲速不同

文貴簡要

文章無定價

父之愛子望子



由已不由人

能事畢而衰生

聽言貴能行

舉步須明東西

能辨其不可辨

看得破忍不過

地留餘步

京險逆

疾足

閒談

忍言

浮生

砭石之言

吸烟之易

魚鳥入谷

螫

子女之蕃

史書同姓名人



名字不可奇

命名以數目

俚名

物呼人名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四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京畿四

讀書

讀書不可驟。必擇門徑而入。方能有益。後生初學為文。若即令其讀左國秦漢。既難遽得其妙。且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也。莫若先使讀唐宋文。果有所得。必自



覓左國秦漢而讀之。此是得一步。進一步之法。或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流斯下矣。予曰不然。唐宋之文。各成一家。如昌黎之陳言務去。長公之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皆千古文人之極致。使初學讀此。以為先入之路。則工夫易於得手。即或資質魯鈍。亦足擴充才力。而動蕩筆機。從此讀左國秦漢不難矣。

近人讀左國秦漢。究不解妙在何處。若唐宋則與時文最近。故易領略。此指引初學第一法門。彼謂不讀秦漢以下書者。徒皮相耳。

陸成岑敬評

### 看書

予性嗜書。雖暑夜不廢讀。近受暑。目昏眊。不能視。必繼燭以竟數行。多在模糊間。是猶小兒燒紙爆而掩耳也。昔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不能書。則磨而啜之。性之所嗜。不能易也。只緣是性之所嗜。朱子云。有福人方肯讀書。於此

益信 陸成岑敬評

### 作文



初學作文。當如作詩。偶有。意思。便作。即不成篇。亦隨。意。成。一。片。段。如。詩。之。得。句。然。頻。作。則。機。熟。所。有。片。段。完。補。不。難。或。慮。其。不。成。篇。不。輕。下。筆。則。機。易。澁。機。澁。再。作。愈。難。看。古。人。乘。興。之。作。何。等。揮。灑。淋。漓。也。

文章遲速不同

古。夫。于。亭。雜。錄。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臯。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詩。云。潘。岳。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此。論。甚。確。古。人。中。或。遲。或。速。其。膾。炙。人。口。為。美。談。者。不。一。豈。必。遲。者。始。工。又。豈。必。速。者。為。美。哉。但。遲。速。亦。有。互。見。之。時。李。太。白。贈。杜。子。美。曰。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而。子。美。上。元。宗。表。云。隨。時。敏。給。揚。雄。枚。臯。之。徒。可。以。企。及。則。子。美。才。何。嘗。不。捷。耶。蘇。子。瞻。天。才。迅。發。作。韓。昌。黎。碑。數。日。不。得。一。字。最。後。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信。筆。終。篇。由。此。觀。之。古。人。遲。速。亦。無。定。局。顧。視。其。一。時。之。機。與。何。如。耳。固。知。專。以。遲。速。論。工。拙。者。猶。未。知。此。中。三。昧。也。

文貴簡要



能文者以簡言扼要。自具磅礴之氣。往往意到筆不到。使人尋繹焉。自得其旨。奚有一往徑盡之誚。此如畫家繪月烘雲。而轉輪擘絮。宛然畢現於山川原隰之間。惟筆妙也。嘗見應酬之作。惟恐腕下枯澁。故爲鋪張以彌縫。其接續之痕。遂覺漫無筋節。其與潑濃墨。掃敗筆。填平遠。大畫者何異。

文章無定價

古人論文章意見不同。各持一說。如屈宋招魂賦。或謂小招不如大招。又謂大招不如小招。韓杜南山北征詩。或謂北征不如南山。又謂南山不如北征。李歐蜀道難。廬山高。或謂廬山高不如蜀道難。又謂蜀道難不如廬山高。崔李黃鶴樓。鳳凰臺。或謂鳳凰臺不如黃鶴樓。又謂黃鶴樓不如鳳凰臺。諸如此類。不可枚舉。魏丁儀有言。文之佳惡。吾自知之。然則古人之文。佳惡。惟古人自知之。無俟後人紛紛聚訟也。

父之愛子望子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此孟子虛揣之語也。然父之愛子。甚於自愛。常以己所不能者。望子責子。



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為子者不能體貼此意，窺父之所為而效之。且曰：彼望我責我，我有以應之。為父者將如之何哉？故知易子而教，洵是聖人千載不易之妙法。孟子亦可謂洗發得透徹矣。班史等仲舒於公孫宏等汲黯於卜式，後世不以史故誣仲舒汲黯，然則史雖舉之若升天，按之若入地，而當時傳為笑談，後世稱為穢史，由此觀之，史亦何能輕重人哉？張燕公潛使人求史官作曲筆，此最是識見淺陋。處從枯管中得聲價，還從枯管中失聲價。三代直道自在天壤，學者思欲垂名於後世，由已不由人也。

班史稱不激詭不抑抗，失猶若此。況抑董宣於酷吏，概吳淑於外戚者乎？名言令人猛省。後學潘遇莘敬識

能事畢而衰生。東坡嘗謂詩至工部，書至魯公，畫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按此語亦即是極盛難繼。



之註脚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造化之理盛衰代  
嬗凡事皆然而何論於區區之一技先儒常言凡人  
學問不可不做到極至處而用之又妙在全所謂  
留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化者此也

聽言貴能行

自古聽言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  
莫之能禦子路有聞未行惟恐有聞聖賢是天下第  
一等人其耳觸心感捷於應響誠未易學者至如晉  
之王敦叛臣也生平荒於酒色僚屬交諫曰此易耳

即開後閣盡驅其姬妾出去今人思為忠孝廉節之  
士而聽言勇斷乃王敦之不若乎人生惟功名富貴  
可不認真至一身上品行以及朝廷軍國之事雖毫  
末俱宜認真每見人聞善言善事輒相贊誦究無實  
意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不信然乎予晤屬僚反  
覆訓導往往晷影頻移聽者無不悚然若將有改弦  
易轍之意比歸則所言自耳入者已半自耳出矣而  
幕客家人胥役之輩又搖奪而劫持之遂至昏昧如  
初則知當時所謂改絃易轍如沙門磨頂受戒檢束



官。述。筆。言。卷。四。六。  
一時之暫耳。實偽而不真者也。夫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為之一嘆。

長。如。舉。步。須。明。東。西。

出門錯所向。萬里程途俱誤。不但空費其力。且恐執迷不悟。流而不返。是以下步時。須認明東西。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不可謂東西了然。便無岐路也。

首一層是人禽之分。次一層是危微之別。

陸成岑

敬評

能辨其不可辨

蘇子瞻跋王氏華嚴經解曰。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子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觀子瞻所云。是固不能辨者也。然亦有善辨者。昔李贄皇使人置金山。



泉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城方及憶。汲以獻李飲之。曰：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又積師嗜茶，非陸鴻漸所煎，不嚮口。鴻漸游江湖四五載，積師絕茶，代宗名入內命宮人善茶者以餉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名。入翼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為也。然則寶國所云佛語菩薩語，或近是耶？辨其不能辨，非精於業者固不能也。今國論其一曰：寶國曰：王力階，非此漸語也。其故不可以言傳，亦不能以意會。強索解人不得。

看得破忍不過

唐國史補載猩猩好酒，與屐欲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疾走去，久而復來自。勸曰：稍稍嘗之，無害也。俄頃俱醉，醉後著屐而行，人逐之，倒因獲之。書畫譜猩猩圖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閱之不覺，三嘆彼下愚者。網罟陷阱在前，盲無所見。固不足道，乃聰明才智之士，利害死生判然。每一轉念，自勸自醉，自屐與猩猩。



何異無怪乎以貪婪列彈章者邸抄中無旬不見所謂智不周身寧非是哉諺云看得破忍不過此六字金經願我僚屬時時諷讀閱之不覺三熱於下愚者

即孟子為所不為欲所不欲意此忍字可當兩無

字注脚陸成岑敬評

地留餘步

予宦遊二十七載於晉於滇於黔歷經夏日俱無大暑甲寅夏五居京半月覺酷暑不可當赴豫章歷二歲備歷煩蒸回憶都門又清涼世界矣今入都仍值伏日果不覺其熱此身同此地同而熱不熱之相懸者何耶豫章事煩冗予任地方大吏坐一几持一筆終日埋頭簿書中無暇尋涼並忘炎暑之蒸故今日置身此地殊不覺暑亦不知愁豈矯情哉蓋緣從前境地曾留此餘步耳

今人每日煩擾臨事時周章無措者弊在不留餘步耳境靜則心閒心閒則神暇識得此訣一生受用不盡陸成岑敬評

險逆



甲寅歲予過趙州柏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壁上波濤洶湧目爲之眩設身值此當不知如何驚怖也丙辰舟行長江所遇風波之險有甚於所畫者始則魂魄靡寧繼乃付之一命意遂適然是履險受逆之法全在把持庶不爲外奪也昔蘇長公江行遇風濤大作篙師無措長公方作楷書不輟及浪息濤平客問之荅云縱驚無益有命焉不如靜以鎮之得無恙天下事遇險當作江行觀庶神不亂而卒可濟疾足

今人號千里馬者以其疾足善走日行可得數百里也然試訪之皆名過其實不過兼程至二三百里而止天津有王義其人者自天津至居庸一日來往八百里因號曰八百里人身瘦小不多飲食惟日嚼二麥餅脰毛長二寸許舉足若秋鷹頃之滅没每當平沙曠野中走欲止必先直奔一樹以兩手抱樹久之其神乃定抱樹不牢則兩足又踏空馳去殆性成之也古人以良驥比德茲竟將疾足敵良驥矣爲之一噓又喀爾喀部落下有蒙古叅領以一字爲名姓曰



催身體瘦小。目能望遠。百里之外。了然無舛錯。夜間行走。不迷道路。此又以目力勝者。現在坐臺河爾泰地方。凡有偵探。咸克盡其職。又故少。與友閒談。寧議古。毋涉時。寧揚善。毋揚惡。欲快一時之聽聞。言之不確。固傷我德。即實有所據。人何以堪。倘在座者。誼屬瓜葛。又當何如。縱兩不相涉。而交相傳述。豈能不入若人之耳。所謂耳屬於垣。不可不慎。即議古人。寧過寬。毋過嚴。人之趣向。固有不同。而所處時勢。亦大相懸絕耳。

得此長者之言。我輩宜書諸紳。

陸成岑敬評。

### 忍言

南史何遠語人曰。卿能得我妄語。謝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司馬公嘗言。吾生平無一事不可對人言。學二公孰難。曰。學遠難。溫公在行止上把持。猶是大段節目。其餘側艷之詞。亦時戲作一闕。不得謂非口過遠。生平乃至無妄語工夫。可謂精嚴。雖然。後世學者。豈能遽爾至此。要當從默字做起。宋儒謂今日省



一語明日省一語行之既久覺從前議論喋喋誠屬  
可憎吾嘗舉格言示人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蓋有  
味乎其言之也

此示人以下手做工夫法門到純熟時即言滿天  
下無口過矣然鞭辟近裏勿視為捷徑易行也

院受業聞人儒謹識

### 浮生

精騎錄以人之浮生譬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殘照擊  
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

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為其暫而不存耳此天地之  
定數自古抵今同歸於盡然其為時雖無幾亦有遲  
速之分不以貴賤賢愚有所增損至有死而不朽者  
有沒世而名無稱者則又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

### 砭石之言

砭石即針石所以刺病也故春秋傳美狄不如藥石  
服虔註石砭石山海經高氏山多針石郭璞以為砭  
石南史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僧孺以砭石僧孺曰  
古人當以石為針余按藥之功緩而石之效速因後



世無佳石用鐵以代之然間有以磁鋒為針者猶砭石意今人有過失而箴規之猶砭石也奈何面從者多而不能獲砭石之益悲夫

吸烟之易

事最易者無過吸烟然亦有多少層次多少精細是故烟之所需者筒也當其注想時或近取諸身旁取諸僕不取不能得也其次則取烟而此烟或藏之腰囊或置之几檯不取不能得也其次則取火而此火或在薰爐或在茶竈俱無有則擊石照鏡以燃之否又不能得也夫然後可以入口矣然又必凝神定慮勿旁執他物勿葫蘆笑語勿狂走疾趨懼筒之有所傷也吸已畢矣可以告無事矣然殘灰所落或餘燄未息其小者衣物被燎大者突棟是患則又必持重謹慎擇其曠淨無虞之地以處之蓋即一細小毫末之事而其中曲折鄭重如此予每語僚屬凡有一切簿書案務無論大小上為朝廷之治化所關下為百姓之身家所係如何糊塗發落苟且塞責而曾吸烟之不若乎余此譬雖俚苟非大懵懂人亦足以當晨



鐘而發深省也

魚鳥

江河漁人舉網於逆水。山林弋者候鳥於逆風。雖寸鱗尺羽無不然者。蓋風水逆則鱗羽順順而反逆矣。人生於困苦死於安樂亦如是。念之悚然。以逆境反為順眼前至理未經人道。

陸成岑敬評

螫

螫蟲行毒也。或曰不爪牙而有毒尾曰螫。班固西都賦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是又以虐為螫。不獨蟲也。乃史記魏其侯傳梁人高遂說魏其曰。自引謝病而不朝。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亡類矣。是亦為蓄怒而中傷之之意。前漢書改螫為奭。音相近而字較尖新。可兩存之也。

子女之蕃

名勝志載李仙哲任揚州刺史。生子女多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仙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子孫叅見。或忘其生年。名字必披簿以審之。亦人倫之極盛也。按史記田常有子七十餘人。索隱陳成子



生男百餘人。漢書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南史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女封主者三十六。則又皆過之矣。若於人臣中求之。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宋胡藩子六十人。張耆子四十二人。皆未及仙哲者。至列第鳴笳。身享其樂。固是千古罕匹盛事。

史書同姓名人

日知錄載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其法

本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傳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惟元史重名之人甚多。王漢恭以元史重名之人逐一註其帝號官職。及某某幾見。殊為明晰。其二見及三四見者。繁多不錄。外姑以五見及十二見者錄之。如也。仙帖木兒七見。伯顏帖木兒八見。月魯帖木兒五見。孛羅帖木兒六見。完者帖木兒六見。帖木兒不花十二見。伯顏九見。脫脫九見。脫歡十



見

細加分別讀史時方不致混目

陸成岑敬評

名字不可奇

景文云焉本鳥名為本猴名。愚按此二字多以為單名。如漢有劉焉。苻秦時有李焉。今秀水徐閣學勝力本名徐焉。唐有邱為。南唐有江為。張為。余門人御史溫為。皆是。然終未雅馴。此古夫于亭雜錄所載也。予謂字固不可俗。亦不可奇。吳孫休為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霍灣字曰苒。迄寔字曰昇。磻荊字曰盈。

舉寇褒字曰斐擁

此誠好奇之甚。又康熙字典內載

篤字彙補音未詳。宋史宗室表趙與篤字德崩。嘉定進士云。字典收字甚廣。既無此字。是有名與無名等也。

足警好奇之過

陸成岑敬評

命名以數目

滿洲多以數目命名。如四十一。四十二。增至九十八。九十九者。或因祖父祖母得孫之年。或因父母得子之年。名之以識不忘。古亦有以數名者。後唐潞王以



正月二十三日生遂名二十三。臣僚奏對避云兩旬三日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

有此確証妙

魯啓人

俚名

元人俚名多用童字。奴字。馬字。驢字。狗字。一由初生之際。父母恐難長養。特賤名之。其童字如安童。王安童。和童。定童。童童。童道童。壽童。堅童。慶童。昌童。觀音奴。四見。三寶奴。三見。字義尚可。至於馬兒。黑馬。烏馬兒。烏馬。孫黑驢。丑驢。洪丑驢。張驢。張拘驢。劉驢兒。王驢兒。買驢咬驢。拾得驢。黑驢者。郭狗。狗黑。狗者。石林狗。狗。悉近鄙俚。豈盡不知命名之有意義耶。

物呼人名

夢夕筆談。吳人謂梅子為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為右軍。以其性愛鵝也。有士人遺醋梅。與煇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甕。湯煇右軍兩隻。嗟乎。曹公右軍。豈知數世之後。為梅為鵝。為梅為鵝。而又遭醋浸。湯煇兩公。何不幸至此。因思一物之微。往往藉先達成名。既已恣人叫呼。而筆墨家亦復取作辭料。物則



官。送。年。言。卷。四。二。  
榮。而。人。則。辱。矣。此。外。如。諸。葛。菜。陸。機。尊。東。坡。肉。太。史。  
餅。眉。公。酥。皆。其。類。也。若。西。施。舌。西。施。乳。楊。妃。乳。美。人。  
以。形。似。見。辱。於。齒。頰。間。更。為。不。幸。矣。燈。下。談。及。一。座。  
絕。倒。云。韻。長。曹。公。一。齋。長。報。古。軍。兩。書。對。平。時。公。亦。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五目錄

京畿

五

吏部藤花廳

刑部白雲亭

肺石

貫城

帝王廟

城隍

廟市



天主堂

白雲觀

泡子河

萬柳堂

盧溝橋

琉璃河

督亢陂

堂子山藥師院

湯泉

黃金臺

日華宮舊址

樓桑

石門

直沽

水西莊

楊柳青

盧生祠

神農軒轅堯舜



山公啓事

文中子

漢唐宋儒

宋高宗雅好翰墨

元人無陵

許謙

陳徵士

隱逸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五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京畿五

吏部藤花廳

吏部藤花廳。以廳有古藤命名也。藤為明吳文定公寬手植。迄今二百四十餘年矣。質蔓枝旋。碧蔭一區。花開時紫映滿院。儼如纍珠低垂。癸丑歲予兼藩南



官遊筆詒 卷五  
黔聞為火燬。甚扼腕。丙辰夏歸自西江。因公至廳。見  
依然碧葉滿架。復具故態。已燬而萌。豈偶哉。劉侗景  
物畧載徐顯卿詩。衆芳爭發照燕臺。得似名卿手自  
栽。仲甫不茹柔蔓影。山公閒引落花杯。頗諳經歲風  
霜厲。慚荷清朝雨露培。忽憶東山春事好。薔薇花滿  
竹籬隈。又馮元颺詩。如何天矯者。耐此雪霜侵。歲月  
評人久。清通托體深。因材皆帝力。不變是臣心。莫漫  
輕孤植。居然表一林。二詩皆佳。應與花並垂也。

刑部白雲亭

今各部院公署皆沿明舊。惟刑部乃明之鎮撫司署。  
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署。前代通政司題名碑尚在。  
也。其督捕侍郎公署。今裁歸刑部。舊獄在署中北隅。  
其南隅空地。土屋鑲藍旂尚書穆公改為南獄。凡旂  
人候鞠人犯繫於此。既為分禁地。闊人稀。生全殊多。  
第房地為胥役所佔。以錢授之。始得居。如遇罷職之  
員。每一房竟索價數百金。乙卯夏月。刑部大人奏聞。  
出公帑建之。此費乃省。大堂後有公所。顏曰白雲亭。  
三字。蓋以黃帝秋官為白雲也。



肺石

今之登聞鼓。俾寃民擊之。通達下情。即古肺石義也。唐時宮闕前。有肺石。長可八九尺。形如垂肺。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周禮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疏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今韻會及正字通。譌為肺。誤矣。說文云肺。食所遺也。音作滓。不通用。

貫城

貫索星名。石氏星經。貫九星。在七公前。為賤人牢口。

一星為門。門欲開。開即有赦。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見。大赦。明洪武十七年。建三法司。名其所曰貫城。勅云。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為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即刑繁。有星而明。有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庶不負肇建之意。此可見慎刑之心也。

帝王廟

本朝歷代帝王廟。正殿祀伏羲、神農、軒轅氏。



為三皇共一室。祀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氏為五帝共一室。祀夏十四王。禹、啓、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廙、孔、甲、皐、發。祀商二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太丁、帝、乙、共一室。祀周三十二王。西周十。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宣、東周二十二。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元、貞、定、考、威、烈、安

烈、顯、慎、靚、共一室。祀漢二十一帝。西漢十。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東漢十。光、武、明、章、和、殤、安、順、沖、桓、靈、三國一。昭、烈。祀唐十五帝。高、祖、太宗、高、睿、元、肅、代、德、順、穆、文、武、宣、懿、僖、共一室。祀遼六帝。太祖、太宗、景、聖、興、道。宋十四帝。北宋七。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南宋七。高、孝、光、寧、理、度、端。祀金五帝。太祖、太宗、世、章、宣、共一室。祀元十一帝。太祖、太宗、定、憲、世、成、武、仁、泰、定、文、寧。祀明十二帝。太祖、太宗、仁、宣、英



景憲、孝武、世穆、愍，共一室。其配享東廡第一壇。祀風后、倉頡、夔、伯夷、伊尹、傅說、召公奭、畢公高、召穆公虎、仲山甫、張良、曹參、周勃、魏相、鄧禹、耿弇、諸葛亮、房元齡、李靖、宋璟，共二十人。西廡第一壇。祀力牧、臯陶、龍伯益、仲虺、周公旦、太公望、呂侯、方叔、尹吉甫、蕭何、陳平、劉章、丙吉、馮異、馬援、趙雲、杜如晦、狄仁傑、姚崇，共二十人。東廡第二壇。祀郭子儀、許遠、李晟、裴度、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彥博、李綱、韓世忠、文天祥、粘沒忽、木華黎、不忽木、徐達、常遇春、楊士奇、于謙、劉大夏，共二十人。西廡第二壇。祀張巡、李泌、陸贄、耶律昌魯、呂蒙正、寇準、范仲淹、韓琦、司馬光、趙鼎、岳飛、斛羅幹、里不伯顏、脫脫、劉基、李文忠、楊榮、李賢，共十九人。帝王廟祭前代以來大多缺畧。至我朝而遼、金、元、明始列祀典。及

聖祖仁皇帝有增祀之

諭。於是舊所祀帝王二十一位。於今增至一百六十四位。舊



所祀功臣三十九人。今增至七十九人。每祀事之期。前後相望。主臣一堂。有必酬之功。無不報之德。曠典昭垂。堪傳萬世矣。

王城隍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時辯其非。以為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韋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麴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矣。而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註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傳。鄭災祈於四鄘。宋災用馬於四鄘。皆其証也。鄘與庸古通用。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於堯矣。

### 廟市

各省城隍建廟。載在祀典。而京城都城隍廟。則尤盛。宮殿宏敞。丹雘藻麗。於廊廡間。更列各省城隍之神。具冠笏端拱。厥貌祇肅。如下僚之聽命於上位者。每



月朔望及二十五日例爲市。列肆三里。凡中外珍奇。瓌異貴重寶器。與夫遐方絕域難構之物。莫不輦而至。於都下畢集於斯。以供諸王大臣豪富之所採。由來已久。近則惟五月朔開市。一旬至期。謁廟及貿遷者。如蟻聚蜂屯。自曉抵昏。雜遝不休。然亦珍貴寥寥。但多戲具而已。若宣武門外報國寺及土地廟斜街。向皆有市。今亦消散。新市最盛者。移於城內東隆福寺。西護國寺。地近禁林。剝脩魏煥。恒爲商賈所聚。迹一逢市日。入其中。則古今圖書商周彝鼎。漢唐名畫。在在星羅棋布。次則金珠翡翠。珊瑚靺鞨。火齊木難。琅玕氍毹。錦繡紋綾。照耀輝煌。令人目不暇給。甚至喧者。呶者。蹋踡角抵。象聲幻戲。嬉笑歌曲者。環繞出入。無乎不備。

### 天主堂

天主堂在宣武門東。構於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字皆傍行。其書裝



法如宋板式外用漆革護之以金銀屈戍鈎絡其治  
西歷最精有地球日圭星圭諸器所製不可思議  
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自鳴候鐘及天琴之屬  
其取義不外敬天所謂孰主宰是孰綱維是而彼則  
確有所承事者明黃天香著破邪集斥其教并欲析  
其居燬其像而株擒其黨惟我

聖天子

大一統之盛何所不容爰以其能定憲書也聊以  
備四夷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

白雲觀

京城平則門外西南十里有白雲觀即元之長春宮  
也真人邱處機居之機登州人年十九辭家學道遼  
金俱聘之不至成吉思皇帝手詔乃至行在延問治  
道對以節慾保躬天道惡殺治尚無為之理命書史  
冊詔居大都太極宮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葬於  
處順堂之後觀里許舊有土城遼金故城也今正月  
十九日都人遊觀中者紛集稱此日為燕九云

汜子河

崇文門內城角汜子河一窪積潦四圍敗垣頽壁當



官遊筆記 卷五  
明季時東西有堤岸岸有園亭堤有樹木荷風橋影  
浴鳥游魚令人應接不暇劉侗帝京景物略載南岸  
方家園張家園房家園以房園最園水多也北岸張  
家園傅家東西園以東園最園月多也路迴而石橋  
中呂公堂西楊氏泌園東玉皇閣水曲通林交加夏  
秋之際塵亦罕至有呂公祠春秋試士禱夢者麇集  
隱顯必應云又載名人題詠甚多而年歲既湮舊蹟  
無有存者

萬柳堂

萬柳堂元人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輟  
耕錄載萬柳堂臨池數畝池中多蓮繞池植柳每夏  
柳陰蓮香風景可愛野雲廉公一日招盧疎齋趙松  
雪飲命侍兒名解語者左執花右執盃歌小聖樂以  
侑小聖樂者元遺山所製曲俗名驟雨打新荷者是  
也觀此則前輩風流不減晉人今園之舊址尚存久  
為禪院而山石亭榭大半荒蕪惟柳與池水依然如  
故亦後人之欲不廢其名為之耳相傳趙叅謀之匏  
瓜亭張九思之遂初堂昔皆與此園相近今時移物



換渺不可尋矣

中幅雅調逸韻極手揮目送之趣

後學潘遇莘謹

識 盧溝橋。董風。不。知。晉。人。今。園。之。書。地。尚。存。也。

盧溝河水經註謂之澤水。隋圖經云澤水即桑乾河也。以源出朔州馬邑之桑乾山故名。俗呼曰渾河。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稱盧溝。亦曰小黃河。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經太行山入宛平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流霸

水合易水至丁字沽入運河。金明昌初建長橋。正統間重脩。亘二百餘步。如卧虹焉。左右石欄刻為獅形。凡一百狀。數之輒隱其一。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淼淼。為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入後如畫。魯啓人

### 琉璃河

琉璃河在良鄉縣南四十里。金史作劉李河。俗傳有。二大姓居此故名。此未嘗考古之說也。按其地勢平。土疏衝激震蕩。遷徙不常。時為民患。後魏都督河北



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民思其功。初謂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時復衝決。明永樂間。工部侍郎李庸更興大工。務存堅久。羣材効命。一勞永逸。賜名固安堤。并建祠於上。先後二公利濟民生。因不忘其德。曰劉李河大房山孔水入焉。石橋跨之。形勢鉅麗。橋建於嘉靖二十年。費銀四十餘萬兩。橋邊有鐵杙長數丈。蓋所以鎮壓水怪蛟龍之屬。而俚俗謂之王彥章鐵篙。悠繆之談。不足辨也。

### 督亢陂

督亢陂在涿州。近樓桑陂。屬高阜。平行如坻。方廣百畝。下則淵涵。澄碧蘆葦蕭森。流入白溝河。宋與遼分界處。有督亢亭。鷗鳧魚藻。落日晚霞。坐此中。披挹甚爽。舊與酈亭並傳。今廢。考其地沃美。秦兵將入燕。燕太子丹使荆軻賫督亢圖以獻。即此白溝。今隸保定府新城縣。沿白溝而下。為趙北口。居人多捕魚為業。通衢左右。兩水空明。雙夾如鏡。頗似江南。罨畫風景。志載九十九淀。不外乎是。



絕似柳子厚鈇鉏潭記 後學潘遇莘謹識

堂子山藥師院

馬蘭營東南堂子山有藥師院院東北有浮圖高五丈名永旺明萬歷間總兵戚繼光副總兵張爵參將王通題名石碣尚在予庚申九月奉

旨決讞駐藥師院院近

三陵立

於山門遠矚外有千山疊翠萬壑朝宗內則左顧右盼山迴水繞而效靈於其間者西有黃花環拱東有蘭谷列峙實宇宙之大觀集祥之勝地也

數語中具天作高山氣象 後學潘遇莘謹識

湯泉

湯泉即溫泉也在遵化西北福泉山下初漫羨四溢明戚繼光始甃石為池作九新堂池深二丈許廣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近即而俯之靜若明鏡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於下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池之陰有竇焉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土人具言



宦遊筆言 卷五  
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類焦金覆之水。受石性故沸。石根所不及。仍涼。蓋數武之內。而溫涼異性。亦一奇也。

### 黃金臺

黃金臺。夕照為京師八景之一。由今考之。而知古人之附會亦不少也。考史記燕昭王為郭隗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未嘗言築臺也。惟後漢孔文舉謂昭王築臺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水經註云固安縣舊有黃金臺遺址。今易水邊巋然土阜。人亦指為黃金臺。是當日即有築臺置金之事。而所傳之地已紛紛不一。余謂燕昭志在復讎。屈已下士。觀其與郭隗所言慷慨奮激。誠足動豪傑之心。收英雄之望。何必築臺置金。而後可以號召一切也哉。流傳既久。代遠年湮。斷沙荒草之間。要不足強為牽合也。至都城朝陽門外東南。舊有小金臺。係慕昭王築臺之意。仿而行之。非燕舊臺。

### 日華宮舊址



河間獻縣秦上谷地漢樂城金以漢河間王德謚獻  
 改獻州明改為縣其城舊稱中水城因地居高滙二  
 水之間故名有日華宮舊址即獻王所築置客館以  
 延文學之士者也史載王修學好古所得書皆經傳  
 其學舉六藝山東諸儒者從而遊耳當漢之封建大  
 率驕恣自滅鮮有親賢好問者乃獻王築館延客專  
 以聖人書策遺落為憂聚缺補殘實有功於斯道秦  
 焰之後微獻王六藝其不將墜乎故迄今過其地雖  
 宮館舊址荒蕪難考而王之墓在焉人亦稱道不衰  
 詩書之澤人固如是哉

流連溯洄太史公伯夷傳也

後學潘遇莘謹識

樓桑

樓桑村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  
 亭如樓昭烈兒時嬉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桑側  
 有昭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  
 故居在焉迤南酈亭即後魏酈道元故居道元水經  
 注云酈亭溝水上承督亢溝歷紫淵劉向別錄云督  
 亢燕膏腴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月名曰月池



舊有陂。即燕丹使荆軻賁地圖以獻秦者。形勝志云。右碣石。左督亢。流水經其前。林麓繞其後。今督亢陂。土人掘其處。多古瓦礫金錢云。文有古色。是水經注。書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石門。離任邱十里。地有子路祠。與晨門問荅處。雖村落無幾。過者輒停驂流覽。便覺古意盎然。任邱古顛項地。漢平帝使中郎將任邱繕城。遂以其名名城。二十里。辛中驛。四十里。河間府。其九河故道及扁鵲宅。吾邱壽王讀書臺廢址皆不可考。

### 直沽

直沽在天津東南十里。有大直沽。小直沽之名。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又東南四十里。名海口。地勢平行。羣流漲溢。茫無涯涘。通典謂之三會海口。按大河以北之水。多從直沽入海。此即古者九河入海之處。兩岸壁陡。一域中橫。土人謂之海門。潮汐所至。北抵楊村。南抵程官屯。西南王慶坨。二百餘里。皆淡水也。鹹潮抵海門而止。無岔入者。若天設之以限內外。



斯亦奇矣。

形勢井然。

魯啓人

水西莊天津之名園。在城西三里。慕園莊氏別墅。地周百畝。水木清華。高眺卑憩。津門之勝。畢覽於几席。因名其園曰水西。余自舟中起赴公館。冒雨而遊。中有覽翠軒。枕谿廊。數帆臺。藕香榭。花影菴。泊月舫。綉墅。菘碧海浮螺。一犁春雨。諸勝徘徊周覽。洵津門園亭之冠也。時值荷花三灣俱放。香艷入座。披玩竟日。而雨亦止。遂仍歸舟去。

直處得古疎。處得峭。文品之最貴者也。

後學潘遇

莘謹識

### 楊柳青

楊柳青近丁字沽。為運河通津。昔時四圍盡官柳園。無慮千百萬株。每當春夏之交。長條搭地。綠陰蔽天。隨風搖颺。掩映於波濤翠靄之中。而漕艘抵境。繫泊其間。邪許聲呼。帆檣林立。村市週遭。青帘沽酒。魚網參差。宛然圖畫。于文定慎行詩。楊柳青垂葉。藤蕪綠。



官道集言 卷五  
到船潘舍人季緯詩客路蘼蕪綠人家楊柳青皆指  
此今楊柳寥寥無多輕陰綠浪四顧索然村中旗民  
雜處僅餘野逕籬落而已正少陵所咏物色生態無  
幾時為之一嘆

盧生祠

余自邯鄲縣出北關過學步橋古人嘗云學步邯鄲  
失其故步橋即以此名耶復二十里有盧生祠內八  
角員亭一座中塑鍾離像再進塑呂洞賓像最後石  
琢盧生卧像即記所云盧生遇呂翁于途授以枕枕

而睡睡而醒醒而悟者大道之旁殊足喚醒勞人塵  
夢也第是記向以為李鄴侯筆大謬鄴侯生唐元宗  
時而洞賓出唐末相去百有餘歲豈有預知其人而  
傳其事哉余蓋悟作者有意駕名以明是傳之幻并  
作者亦一幻人耳劉蛻文塚銘云時在唐大中丁卯  
而戊辰之季秋年月干支俱舛訛即此意也

不斥其訛而巧證其幻一片妙悟亦即從授枕炊

梁一段公案叅出

書院受業楊永鈺謹識

神農軒轅堯舜



神農世諸侯相侵神農弗能征軒轅征之神農弗逮  
軒轅歟元愷堯未能舉舜舉之四凶堯未能去舜去  
之堯弗逮舜歟蓋各有其時也諸侯於神農時雖相  
侵尚未至於暴橫其後日以漸肆迨軒轅不可以姑  
緩故征其不享而咸賓焉堯在位時四凶未敢露其  
不善之蹟聖人亦不得而誅之然靜言庸違象恭滔  
天究未嘗不燭其微也殆以其才尚可惜冀其自悛  
耳及怙終而其惡既顯舜於是誅竄之元愷堯未及  
舉非不能舉也蓋事合其時則為中先聖後聖其揆

之一亦曰時中而已矣

亦見論世之識

陸成岑敬評

山公啓事

山濤為吏部尚書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  
事後世莫不重其知人然余觀其條奏羊祜一事亦  
甚未允當奏言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  
缺不審可轉作否噫如祜才乃不堪理劇耶跡其晚  
年持節拒吳軍無百日之糧周歲而有十年之蓄此  
豈凡手所能辦輕裘緩帶消邊境於無事厥後王杜



大功皆賴其贊成之力。枯之才亦畧可見矣。而山公  
貶之。晉之用人。可想而知矣。況其並不逮山公者哉。  
趙不文中子

文中子在諸子中最醇正。然看來終覺意義淺薄。故  
劉蕢有六經奴婢之誚。且其言諸葛孔明當興禮樂。  
恐亦未是易事。周之文武治稱極盛。尚倉卒不能為  
此事。必俟之成王。功成治定。而後周公任創制之權。  
魯兩生所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者。此志也。孔明偏  
據一隅。疆場多故。上事昏庸之主。而下撫瘡瘡未起  
之百姓。正出師表所謂危急存亡之秋。烏能遽興禮  
樂。後儒不察。隨其言而和之。渠竟不知禮樂是何等  
事。真不足為魯兩生一笑耳。

漢唐宋儒

孟子於道統絕續之際。有見知聞知之稱。終之曰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二者之相須。殷矣。孟子  
而後。漢儒專於窮經。宋儒專於言理。唐儒博而不純。  
惟昌黎原道原性諸篇。庶有關於絕續。其推尊孟子。  
以為功不在禹下。隱然以已繼孟子後矣。予謂宋需



之主敬言致知格物言正心誠意皆本於經使秦燼之餘非得漢儒為之解釋為之傳註宋儒雖欲接洙泗之淵源其可得乎第漢唐之代上不以儒術為重下亦不以斯道相承耳自宋明道伊川二先生力為闡揚去其翳而決其障大道一時昌明厥後朱子集諸儒之成於程氏兩夫子始終服膺而道統如薪傳矣故儒興於漢昌於唐盛於宋

無註疏則義理何從頓放足為康成諸公闡微矣

後學潘遇莘謹識

### 宋高宗雅好翰墨

宋高宗雅好翰墨日事戎馬猶未棄捨自魏晉六朝筆法無不臨摹御製翰墨志云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又云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雖倥偬之時固不宜專為此好而亦可云苦力成家獨耽風雅者矣夫何後世之不傳耶

### 元人無陵

明嘉靖給事陳棐疏云歷代帝王陵寢自伏羲以至



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絕無陵所。但權於府西廟址掃塔。席幄以畢事。按元人遇喪俗尚用巨木鑿空為棺。置遺體其中。殮訖以黃金為籩。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令馬蹴平。候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此豈太古不封不樹之遺意耶。或以為元初嘗發宋陵。有鑿於前而為之。然今塞外蒙古俱無墳塚。知此風由來已久。非自入中國始也。

許謙

許謙就學於金履祥。履祥曰。子來三日而猶夫人。豈吾無以感發子耶。謙乃惕然。又曰。理一而分殊。不患不一。所難分殊耳。夫孔孟之學難於反約。履祥之學難於極博。何耶。按古人謂士過三日則刮目相待。此理亦未易言。以孔子之聖而仲由終身不能變其氣質。何金望許之速耶。至於博約二條。似亦未可分別。難易約字是博字到頭的工夫。博有幾微不到頭。則約字一層終用不著。今人通病正坐在看博字太易耳。古人窮盡天地事物之理。謂之博。今人涉畧書



史粗通大概。便自欲稱博。便欲打點用約的道理。所以終身無成。其所為博者。非博而約者。非約也。由此觀之。履祥之言誤矣。

晰理如牛毛繭絲。然只在日用常行處。現成指點。何曾墮一毫理障。講學之言。應俱作如是觀。書院受業聞人儒謹識

### 陳徵士

吾觀徵士。至明之陳靜誠先生。遇有足異者。先生以秦元之之薦。聘至。俾典戎務。上幸其第。密咨籌畫。授供奉。不受。洪武元年。首陳為治要道三事。授翰林學士。不受。賜肩輿。校尉十人。除中書左丞。不受。召至華蓋殿。令坐草平西詔。除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不受。尋進禮部尚書。不受。召至奉天門。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衣。命引入內池沐浴。賜宴。又命其子侍衛。亦辭。不受。年七十二。竟以布衣終。夫下不肯屈其身。以受官。上亦不肯挾勢強人。以官兩得之矣。此三代以後不多見也。

不可少此一段洗發。魯啓



官述言 卷五  
隱逸

諸史皆立隱逸傳。大抵取不事王侯之義。不知易之取象。各因其時。惟時至於蠱。而後不事王侯。其志乃為可。則如大有之九三。則曰公用享于天子。漸之六二。則曰鴻漸于磐。行行苟非其時。聖人原不許人托孤高之名。忘有為之畧也。觀此知巢由猶有不盡道處。

識高理醇筆亦橫甚

後學潘遇莘謹識



程